

三  
餘  
札  
記  
卷二



三餘札記卷二

韓非子簡端記

顧廣圻韓非子識誤校  
書拾補校  
盧文弨羣

王先謙校  
俞樾  
韓非子平議校

有度篇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舊注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典案重權也行私重猶言行私權也說難篇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史記韓非列傳賣重作鬻權是其證注謂朋黨私相重也增相字釋之非是

揚權篇聽言之道溶若甚醉俞樾云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典案俞說是也容溶古通用

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俞樾云動之溶之此溶字



三食才言 卷一  
當爲搭動之溶之卽動之搭之也典案俞說是也  
溶搭古亦通用淮南子原道篇動溶溶無形之域俶  
眞篇動溶于至虛字並作溶不煩改字也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盧文弨云趣疑趨典案趨趣  
古亦通用

八姦篇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舊注今君旣不  
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典案注則交之外心息矣疑  
當作則外交之心息矣

十過篇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乾道本  
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藏本無言字今本作  
恤王先慎云作恤是典案顧王校是也呂氏春秋  
權勳篇亡正作忘



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  
段規王先慎云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  
不應有也典案智過言時固不得稱二君之諡然  
古書中如此之例正多皆作者之過也王謂宣字  
康字皆後人所加其失也迂矣且魏子韓子之稱  
亦不合也

孤憤篇處勢卑賤無黨孤特乾道本勢作世藏本  
今本作勢王先慎云作勢是典案王校是也古語  
處勢猶今言地位耳莊子山木篇處勢不便未足  
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  
澤傳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其義並同乾道本

作世者後人不知處勢二字之義妄改之也難三  
篇夫處勢而不能其有勢乾道本亦作世並淺  
人所改

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舊注修智之士  
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  
典案吏當爲士字之誤也上文則修智之士不事  
左右是其證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是所  
見本作士尙不誤

說難篇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王先慎云賣重  
史記作鬻權案賣鬻義同重卽權也典案此當以  
本書作賣重爲是史記引古書好改字不足爲據  
本書和氏篇人主篇並云近習不敢賣重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典案功名篇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謂相須而功成也舊注未晰

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王先慎云藝文類聚七白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典案張溟雲谷雜記引楚上亦有於字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先慎云楚山當作荆山藝文類聚白帖引正作荆山乾道本泣作汨藏本今本作淚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引並作泣典案新序雜事五雲谷雜記引此文亦並作荆山新序亦作泣與



藏本今本合

姦劫弑臣篇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王先慎云疑合卽舍字之誤而衍者典案王氏疑合爲衍文非也淮南子齊俗篇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趣舍卽取舍也王念孫謂趣下不當有舍字蓋不知淮南之趣舍合卽本韓非子此文其失與王先慎同

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王先慎云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典案情與誠古通用知黑白之誠猶言明定黑白耳作情義自可通不煩改字下文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黑白之情治亂之情一也

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典案  
藏本今本是也上文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卽此  
蔽字之誼作弊則非其指矣

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王先慎云視當作示以  
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典案視示古通不  
煩改字

亡徵篇罷露百姓王先慎云露當作潞羸也典案  
露潞同從路得聲古得通用逸周書職方解其浸  
汾露周禮作汾潞是其證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  
之故國家乃路路亦同音通段

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王先慎云習字疑誤未  
詳所當作典案習者狎近也使所挫辱刑戮之人

三餘木言 卷二  
得近於前則生賊弑之禍也習字不誤王說未審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  
也典案而重擅國者義不可通疑當作壅塞主斷  
而擅國重者可亡也重卽權也和氏篇大臣不得  
擅斷近習不敢賣重人主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  
不敢賣重亦並以斷重二字相對爲文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  
今本世下有絀字顧廣圻云世下脫字未詳其所  
當作典案世當爲勢聲之誤也下絀字是勢絀與  
官用善舉勞廢文皆相對勢譌爲世又斂絀字義  
旣不可通句法又不一律矣

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王先慎云正字



衍文典案此疑當作修身潔白而行公正居官無  
私下行字衍王謂正字衍文其說未諦而行公行  
不詞甚矣

解老篇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典  
案呂氏春秋重己篇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  
高注視活也

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  
王先謙云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  
解文義相對典案此謂胥靡刑徒有可赦免死罪  
之囚時而得活唯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耳語  
意明顯不煩改易胥靡本非死罪不得言免死罪  
有時活四字文不成義王說迂謬難通不可從也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王先慎云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  
功以處見其形也典案此疑當以見字絕句王氏  
誤以見字屬下讀之故其說迂曲難通

喻老篇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王先慎云深字衍  
唐避淵改深後人回改兼存深字耳典案唐人避  
高祖諱皆改淵爲泉不聞改爲深也且魚不可脫  
於深不詞韓子去老子未遠所引老子書最爲近  
真此疑道經本有深字而今本攷之未可以今本  
無深字遂疑其衍也

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云藏本同  
今本短作短誤典案說文衣部短豎使布長襦也

史記孟嘗君列傳而士不得短褐索隱短音豎豎  
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短本字短  
借字耳顧說未審

說林上篇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王先慎  
云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  
字而字今據刪典案王刪於字而字是也羅大經  
鶴林玉露引此文亦無於字而字

說林下篇蟲有虻者

乾道本  
虻作就

一身兩口爭食相齧

遂相殺也舊注或作虻盧文弨云虻虻皆非據顏  
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虻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虻  
亦古之虻字舊注當云或作虻典案盧顧校是也  
顧氏家訓又云吾初讀莊子虻二首則虻之爲虻



益明矣

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乾道本無乎曰吉二字藏本今本有典案藏本今本是也說苑奉使篇作卜之謂何對曰吉可證

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嗜之禍典案甘服義不可通服當爲眠形近而誤也甘眠卽酣眠淮南子俶真篇甘暝于溷濶之域精神篇甘暝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嵇叔夜養生論李注並云暝古眠字是甘眠二字之見於古書者上言甘眠故下言瞋目上言垂拱故下言扼腕與之相對成義

又案下文為符非  
所以豫尾生也正與此  
句相對成義備也豫  
也皆防閑之義我作游  
則非其指矣

若作甘服則與下文不相對矣

立法非所以避會史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避作  
備按備字涉上句誤典案藏本今本避作備是也  
古書備避多互譌皆聲之誤上文故設柙非所以  
備鼠也正與此句相對可證此備字不誤顧氏乃  
以備字為涉上句而誤斯為謬矣避會史三字義  
不可通且國家立法豈所以避人哉

用人篇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顧廣圻  
云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教字誤  
未詳所當作典案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  
示也語也教也誼正相類以法教心文本明顯顧  
氏既誤以鼓字當為教遂不得不妄指教為譌字

三餘木記 卷二  
矣表所以明高下故以示目鼓音所以教進退故  
以語耳法本無形故以教心文顯義明不煩改字  
內儲說上篇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舊注不參謂偏  
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典案此謂觀聽不參則事之  
情不得上聞也誠情通用注以誠者莫告釋之非  
是

子必嚴子之形王先慎云乾道本作形顧廣圻云  
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典案王校非也上文  
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是嚴者以形言非以刑言也  
乾道本作子必嚴子之形又游吉不肯嚴形是也  
張凌本既改形爲刑又改肯爲忍行二字以就其  
誤實爲淺妄王氏從之斯爲巨謬矣莊子則陽篇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卽此形嚴之義

則邯鄲口中虱也王先慎云口卽圍之古文典案  
王說迂謬難通邯鄲口中虱以喻邯鄲之無所逃  
猶虱之在口中也御覽九百二十三九百五十一  
引曹子建貪惡鳥論云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  
害身也王莽校尉韓威云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  
無異口中蚤蝨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  
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卽此文  
所本劉義慶宣驗記晉義熙中長年寺道人惠祥  
夢有人衆以繩縛其手足問何故齧蝨知此風由  
來久矣今之貧人得蝨固猶多內口中齧殺之也

蝨非可圍守之物王氏以圍中蝨釋之實爲巨謬  
內儲說下篇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云入字衍  
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  
文法亦一律典案下文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入字正與此文一例俞說未確  
被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俞樾云王當作  
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  
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  
衣言玉衣其義同也典案古書無以玉衣二字連  
文者未可以珍裘二字推之遂謂衣之美好者必  
言玉衣也且王衣改爲玉衣與下文之玉環相複  
古人行文不爾也王衣疑是王所賜之衣或共立



少見愛幸衣服奢僭擬於王者耳俞氏改字釋之其失也鑿矣

外儲說左上篇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盧文弨云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磬是磬倪同義說文倪一訓聞見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磬磬本同以倪爲義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典案淮南子汜論篇作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旦暮磬於前即可日見之義盧說近確

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乾道本道藏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上文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上今本在此宜卑下顧廣圻云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

在此宜卑下誤王先慎云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典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閒篇高陽黜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呂氏春秋別類篇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文義並與此略同皆虞慶曰不然五字當在此宜卑下之證顧氏既不審上下文義又不取證他書輕以今本爲誤斯爲謬矣又案此益尊益當爲宜字之誤也此宜尊正對上文匠

人之詞此宜卑而言作益則非其指矣

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乾道本黧下無黑字道藏本今本有王先慎云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典案王校是也說苑復恩篇作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文雖小異黎下有黑字可證王說

外儲說左下篇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王先慎云先上當有桃字典案無桃字義亦可通古人自有省文王說泥矣

外儲說右上篇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典案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是也不服兵革而

顯不親耕耨而名卽五蠹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  
顯榮之意韓子重耕戰之民而惡修文學立節操  
之士故曰非所以教於國也刪非字則非韓子之  
指矣外儲說左下篇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  
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正與此文一  
例顧氏未明韓子之意以藏本今本有非字爲誤  
斯爲謬矣

太公望曰狂矜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王先慎  
云也字衍文典案下文犀首也羈旅新抵罪正與  
此文一例古人自有此句法王氏以也字爲衍文  
非

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道作

通誤典案顧校是也道者由也道穴聞之卽由穴

聞之今本作通者後人不達古訓妄改之耳道之訓由

見禮器中庸注

外儲說右下篇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楫下而不能  
成曲亦共故也顧廣圻云楫當依文選琴賦注引  
作楫典案顧校是也淮南子說林篇使但吹竽使  
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卽本此文厭楫字異義  
同

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舊注罕用刑服國是  
由出彘用威懼焉典案注由當爲猶古猶由雖通  
用然後人注語中猶之作由皆聲之誤

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王先慎云韓



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典案此文與韓詩外傳三弟下皆啟子字當依淮南子道應篇補其弟子諫之故稱夫子若爲其弟則不得言夫子矣王校非是

趙簡主出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王先慎云辭意未完當有脫文典案此條意謂稅輕重得其平則吏不能爲姦私辭意完足與下一條相若王謂當有脫文未確

難一篇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乾

道本楯之堅上無吾字莫能陷上無物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日下有吾字依難勢篇此無吾字王  
先慎云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  
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  
同不得緣以爲比典案王校是也升庵外集二十  
二引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卽  
韓子此文所本亦作吾盾之堅則當有吾字明矣  
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云數字疑衍  
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卽謂此度也  
數字淺人所增典案度數猶法術也

淮南子原道  
篇高注數術

也  
本書問田篇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亦以度數  
一  
二字連文王謂數字爲淺人所增失之

難三篇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云得  
當作德典案得德古通用

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典案飾爲飭假禮月  
令疏飭謂正也

詭使篇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  
乘車衣絲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  
典案今本死下有士字是也死士之孤謂戰死者  
之遺孤也乾道本道藏本作死之孤不詞顧氏從  
之斯爲謬矣

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云今本重身字畝今本

作奪按句有誤王先慎云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  
之意典案今本作無宅容身身死田奪是也上句  
以宅言下句以田言文本明晰不煩曲爲之解史  
記滑稽列傳正義引呂氏春秋楚功臣封二世而  
收唯寢丘不奪也

今本異寶  
篇文異

卽此身死田奪之誼

死田畝三字文不成義王說失之迂

巖居窅路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典案  
巖居與窅處相對爲文當依今本顧校未安不可  
從也

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  
措作令按句有誤典案今本措作令於義爲長非  
法令卽蒙上文誹謗法令而言

六反篇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云順讀爲慎典  
案顧讀是也唐人寫經中慎字皆作順

八說篇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  
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  
無知字聖作惠皆誤典案道虛惠以說民卽上文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也故謂之勸飯之說道  
上有知字惠作聖文義旣不可通又與上下文不  
合矣此當從今本顧校未審

八經篇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  
勸阻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  
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典案隅疑當  
爲偶字之誤也爾雅釋詁偶合也謂名號賞罰法



令三者相合也公孫龍子跡府篇賞罰是非相與  
四謬本書五蠹篇法趣上下四相反也名號賞罰  
法令三者相合謂之二偶猶賞罰是非法趣上下  
四者相反謂之四謬謂之四相反矣

五蠹篇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典案割地而朝  
者當作陸地之朝者淮南子汜論篇人閒篇並作  
陸地之朝者論衡非韓篇作陸地朝者皆其證也  
聚弗靡之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典  
案沸靡猶亡徵篇外儲說左上篇之煎靡也今本  
作弗作沸於義爲長

顯學篇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典  
案人主兼而禮之疑當作而人主兼禮之下文自

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兼禮與俱  
聽相對爲文上文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  
禮之句法亦與此正同五蠹篇亦云儒以文亂法  
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

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議作  
儀誤典案今本議作儀是也說文儀度也正與術  
字相對成義作議則非其指矣顧校非是

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王先慎云數當作象人二  
字上下文可證典案石非不大數非不衆相對爲  
文數指百萬言之故曰非不衆王說未審

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  
貴也王先慎云雖有一字衍下有字當作恃典案

下有字涉上而衍雖有不恃隱枯而自直之箭自  
園之本良工弗貴也文義通順不煩刪雖有二字王校  
非

忠孝篇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  
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顧廣圻云今本焉哉作哉  
焉誤王先慎云焉哉當作哉焉哉字句絕焉字屬  
下讀典案顧校是也下文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  
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  
下賢之卽承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而言若以焉字屬下讀則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  
孝子不非其親爲承上豈得利哉而言下文將無  
所係屬矣王校失之

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云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云句絕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云九字爲一句典案趙用賢本作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句五霸不待從橫而察句治內以裁外而已矣當從之顧讀非是

人主篇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典案當與儻同

飭令篇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舊注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典案無當卽外儲說右上篇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也注當無一二字倒淮南子說林篇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高注當猶底也

心度篇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典案藏本今本王之者作王之本是也王之本也與愛之自也相對爲文作自則詞相復矣顧校非是

故聖人之治民治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典案今本下治字作也是也上文故明主之治國也下文故賢君之治國也句法正與此一律顧以爲衍文失之  
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顧廣圻云治當作始典案治立疑當於作立治與行法對文顧謂治當作始未審



莊子齊物論篇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典案自喻適志與五字疑是後人注語誤入正文者也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文義正相連貫屢入此五字則上下隔絕矣自喻適志歟

與歟同

正是後

人語意

人閒世篇將執而不化注故守其本意也疏飾非闇主不能從人諫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爲善者也典案注故字當爲固聲之誤也成疏固執本心卽承用注語字正作固是其證矣固故古亦通用惟晉唐人注疏中若此之類皆爲聲誤學者不可不辨也

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典案說文有厓無涯无崖卽无涯也爾雅釋水澔水厓字或作涯淮南子原道篇高注澔厓也文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許注作澔涯也郭景純江賦注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引作澔水涯也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是无涯二字之見於本書者

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疏至人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郭慶藩云登假卽登格也假格古通用典案假爲遐段登假卽

假格古既通用何  
心負氣与郭先生  
爭乎此等無謂  
辯唯全是感情作  
用後當戒之也

登遐也列子黃帝篇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  
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張湛注假當爲遐周穆  
王篇世以爲登假焉注假音遐世以爲登遐明其  
實死也淮南子齊俗篇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升假猶登遐也本書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者也亦以登假二字連文注假借之人疏虛假  
之人並以登字句絕假字屬下讀皆不得其讀而  
曲爲之解耳郭以假爲格亦非

大宗師篇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疏禹強水神名也  
亦曰禹京典窠彊京古同音通用故京臺又爲彊  
臺疆或逖京作鯨禹彊禹京一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疏友人既病須往問

之典案古書多言有疾罕言有病說文疒部病疾  
加也是有病在古語爲不詞矣羅大經鶴林玉露  
引病作疾疑當從之淮南子精神篇作子求行年  
五十有四而病疏友人既病文法並與此不同不  
得緣以爲比

頤隱於齊肩高於頂疏頭低則頤隱於臍膊聳則  
肩高於頂典案鶴林玉露引齊作臍與疏合

應帝王篇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典案猨狙  
之便執句有脫誤便下當有來字淮南子繆稱篇  
虎豹之文來射猨狙之捷來措說林篇虎豹之文  
來射猨狙之捷來乍並有來字是其證

在宥篇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

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典案身於爲天下義  
不可通兩於字疑當在託字寄字下道經馱恥弟  
十三正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  
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淮南子道應篇  
引老子作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兩身字下亦並無於字  
天地篇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典案無落吾事呂  
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新序節士篇作無  
留吾事落慮留皆聲之轉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注無有故無所名疏太初之  
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  
有無名典案此文當以泰初有無無爲句有無名

爲句本書知北遊篇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  
卽無無之誼道經無名天地之始泰初者天地之  
始也注無有故無所名疏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  
無有無名皆不得其誼而曲爲之解非莊生之指  
也

其名爲棹釋文棹本又作橋疏卽今之所用桔槔  
也典案棹一本作橋者是作棹者疑後人依天運  
篇改之也說苑反質篇字正作橋淮南子主術篇  
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注橋桔臯上衡  
也是其義矣疏卽今之所用桔槔也是其所見本  
亦正作橋若作棹則無須以今之所用桔槔爲解  
矣



天運篇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典案此當以殺盜非殺人爲句荀子正名篇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墨子小取篇殺盜人非殺人也注疏以人字屬下爲句失其讀矣自爲種而天下耳句有斂誤雖以人字屬下讀義亦不可通也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則楊氏亦以人字屬上爲句讀之

刻意篇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典案上旣言德之邪此又言德之失於詞爲複德之失當作心之失淮南子原道篇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精神篇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

者心之暴也文子九守篇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哀怒者道之過文雖各異然皆以道德心三者並言是其證矣

繕性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典案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相對爲文學上俗字不當重

物之儻來寄者也郭慶藩集釋云淮南臣道篇怪星之黨見楊注訓黨爲頻典案淮南子無臣道篇荀子臣道篇無此文怪星之儻見語出荀子天論篇郭氏集釋淮南臣道爲荀子天論之誤

達生篇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注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蠅所失者

三餘木言 卷一  
不過錯銖之間也典案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向秀云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蠅所失者不過錯銖之間耳與此注文正同是此爲向秀注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俞樾云凝當作疑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可據以訂正典案俞說是也張溟雲谷雜記記蘇東坡語云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與易陰凝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是俞說之確證矣

十日又問曰幾矣疏幾盡也養雞之妙理盡於斯典案幾無盡義漢書東方朔傳注幾庶幾也謂雞

庶幾可鬪也疏非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疏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典案以爲有苦而欲死也謂孔子見此丈夫游呂梁之水以爲彼蓋有所苦痛而欲自殺者也列子黃帝篇作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文並明顯易知疏乃以謂之遭溺而困苦釋之非其指矣

休居鄉不見謂不脩疏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

飾典案脩善也

脩之訓善古籍類然不煩縷覩

謂居鄉不見道我

不善也疏以修飾釋之非是

山木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疏既不求文籍

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典案固當  
爲故聲之誤也疏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  
是所見本尙作故故固古雖通用然成所見本作  
故則此必爲聲之誤矣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疏夫種德立  
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典  
案自賢之行行當爲心字之誤韓非子說林上篇  
正作心是其證也列子黃帝篇作行蓋襲莊子之  
誤疏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是所見本作心不誤  
知北遊篇何從何道則得道疏何所依從何所道  
說則得其道也典案道由也謂何從何由則得道  
也疏以何所道說釋之是未明古訓望文生義以

爲解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典案墨子兼愛下  
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  
隙也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注引墨子隙  
作郤云郤古隙字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釋文崔本中作印典案崔譔  
本中作印是也淮南子道應篇作仰而歎曰印仰  
古今字天地篇爲圃者印而視之釋文本又作仰  
與此一例

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典案無有當爲無無此  
承上文未能無無而言作無有則非其指矣淮南  
子倣真篇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



至妙何從及此哉道應篇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並襲用莊子此文是其證矣疏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是所見本已誤

庚桑楚篇兵莫憺於志鑊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典案寇莫大於陰陽下當有枹鼓爲小四字淮南子主術篇兵莫憺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繆稱篇兵莫憺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並以枹鼓爲小與莫邪爲下相對是其證矣

外物篇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俞樾云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

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典案兩木相摩而生火事之至易見者也俞氏昧於物情至欲輕改古書斯爲謬矣且木與火安得言相摩乎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典案絃當爲駭左半相同而誤也天運篇天下大駭與此文同一例疏云驚駭萬物則所見本正作駭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注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典案非字疑衍下文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正與此文一律則佚上不當有非字明矣注故佚者超然不顧

三餘札記 卷一  
則所見本尙未衍非字

寓言篇終身言未嘗不言典案不字疑衍此與下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相對成義注雖出吾口皆彼言耳正釋未嘗言之義若作未嘗不言既與下句相複又非注意矣

天下篇指不至至不絕典案世說新語文學篇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劉注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據此則晉人所見本指作旨至不

絕作去不絕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釋文司馬云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矢疾而有間者中有止也典案莊子此篇所舉辯者之言多本墨經皆今之所謂 *Reductio ad absurdum* 也希臘辯者 *Zeno* 以爲鏃矢飛行視之似疾然中侯之前必當行過無數點即連占此諸點也既在一定之時間占空間之一點斯不行矣正與司馬說同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釋文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典案司馬說得其誼 *Zeno* 有 *Achilles* 追龜終不可及之喻以謂 *Achilles* 行雖遺風逮日

然欲超龜前必先越過與龜距離之半半尚有半分  
分之將無窮期故永不能及此卽司馬若其可析  
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之說也

### 蛩蛩距虛

急就篇豹狐距虛豺犀兕顏注距虛卽蛩蛩也似  
馬而有青色一曰距虛似羸而小劉氏新論審名  
篇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爲二郭璞  
爾雅蛩免注亦云距虛卽蛩蛩變文互言耳並以  
蛩蛩距虛爲一物其實非也逸周書王會篇獨鹿  
邛邛距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獸似距虛負蛩而  
走也又孤竹距虛注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盧文弨注於  
邛邛則云似距虛於距虛則云野獸則知邛邛下  
距虛二字乃後人以所習聞妄增入耳其說甚確

史記司馬相如傳麟邛邛蹇距虛文選作蹇蛩蛩

麟距虛

漢書同

張揖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

而小

一切經音義十三亦云駞驢似羸而小牛父馬子者也

說苑復恩篇孔

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蛩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

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

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蛩以走蛩非性之

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

之愛蛩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淮南子道應

篇亦云北方有獸其名曰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

走則顛常爲蛩蛩駞驢取甘草以與之蹇有患害

蛩蛩駞驢必負而走韓詩外傳五西方有獸名曰

蛩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



性非能蚤蚤距虛將爲假之故也逸周書爲最古  
之書司馬相如號博識張揖著廣雅必多識艸木  
鳥獸之名劉向著書亦必有所據皆分蚤蚤距虛  
爲二獸宜若可信劉安韓嬰雖未明言其爲二物  
然所說與說苑略同則亦未必以爲一獸也潛夫  
論實邊篇蚤蚤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曹思文  
重難神滅論則直云蚤非驢也驢非蚤也今滅蚤  
蚤而駟驢不死斬駟驢而蚤蚤不亡非相卽也要  
之漢魏諸儒皆以爲二物晉唐人始謂蚤蚤卽距  
虛實爲無據至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契丹北境有  
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  
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

州之地大漠中予奉使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蟹兔也亦曰蚤蚤距虛也則直以蟹與蚤蚤距虛爲一物尤爲謬誤矣惟沈氏所謂契丹北境正與逸周書獨鹿孤竹之說相合且嘗捕得數兔持歸中國則是所謂蟹者宋代猶有其物惟今未之見耳如筆談所言蟹鼠蓋卽今日之康格盧之屬動物中更相恃仰以俱生存者甚多無足異者吾友李君治邝山中嘗親見狼負猯而走也

呂氏春秋斲補

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高注鉅姓子通稱腹蘄字也畢校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聖人向崔本作鉅向

二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典  
案畢校是也本書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將死陽  
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文  
至明顯鉅絕非姓高注失之

季春紀律中姑洗高注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畢校云注作養訛初學記引作是月陽氣發故去  
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典案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  
高彼注並作陽氣養生與此注合未可依類書引  
文遽改作發字畢校未審不可從也

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高注人人可哀不忍之也  
典案人仁古通用哀之以驗其人猶哀之以驗其  
仁也高注人人可哀蓋不得其誼而曲爲之解耳

孟夏紀四鄙入保高注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典案禮記月令鄭注小城曰保字亦作堡莊子盜跖篇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城與保對文是其義矣淮南子時則篇本書季夏紀高注皆以入城郭自保守釋之並非

勸學篇聖人生於疾學高注疾趨也典案疾當訓力疾學猶力學也荀子書中疾皆訓力呂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故用字多與荀子同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是其誼矣

愛士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高注是不得利而進典案注是不得利而進疑是正文而寫者作雙行遂誤以爲注矣是不得利而進

正承上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而言今以爲  
注故正文語意不完

節喪篇黼黻文章以飭之高注喪車有羽旄旌旗  
之飭有雲氣之畫畢校云此飭字義皆是飾典案  
畢校是也飭飾古亦通用

安死篇憚耕稼采薪之勞不冑官人事高注既憚  
耕稼又不冑居官循治人事也畢校云注循治疑  
當作脩治典案畢校是也隸書脩循形相似故古  
書中脩循二字多互譌孟冬紀其神玄冥注少皞  
氏之子曰循爲玄冥師循字左傳作脩是其比也  
異寶篇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典案汝字  
當重列子說符篇史記滑稽列傳正義引此文並

重汝字是其證淮南子人閒篇作王必封女女必  
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女與汝同曰曰中  
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  
閉取捷也典案仁人得飴跖與企足得飴相對爲  
文句法當一律仁人下之字疑衍困學紀聞十七  
引正作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躡得飴以開  
閉取捷也

長見篇魯公以削至於覲存典案魯公以削義不  
可通公當爲日字之誤也淮南子齊俗篇韓詩外  
傳十並作魯日以削正與上文齊日以大相對是  
其證矣

介立篇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蓋注音登畢校云注



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典案畢校是也漢代諸師皆言讀不言音凡言某音某者皆後人所加聽言篇其室培溼典案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培屋後牆也字又作備齊俗篇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高注備後垣也其室培溼謂其後垣溼而易鑿耳

謹聽篇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辭則賢者在下典案辭當爲亂字之誤也世亂與世治相對爲文作辭則文不成義矣觀世篇正作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尤其明證矣  
慎大覽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高注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畢校云日中不須臾謂一日

之中不過頃刻卽過耳卽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  
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  
句當如注所云耳典案淮南子道應篇亦作飄風  
暴雨日中不須與注言其不終日也正與畢說同  
列子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之義當  
如高說此當各依本書爲解淮南子道應篇爲許  
慎注本故與高此注異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宥以兵加高注不宥  
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典案加當爲知字之誤  
也不宥以力聞不宥以兵知相對成義作加則非  
其指矣列子說符篇淮南子道應篇加並作知是  
其證也注不宥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則所見

本尙不誤

權勳篇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高注酒器受三升  
曰黍梁伯子云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醕黍酒  
也注非典案韓非子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  
酒觴卮皆酒器之名觴卮黍三字一聲之轉則黍  
之爲酒器明矣高注於名物訓詁皆有所本不爲  
苟說此當從其說梁注望文生義殆失之矣  
報更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高注文王以多士而  
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也畢於注文王以多士而  
下案文義補造周二字典案注文王以多士而下  
誠似有斂字然細繹其意蓋謂文王以多士去患  
而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省其文耳畢逞臆補造

周二字實無所馮依不可從也實高古故尚不味  
順說篇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高注四累謂  
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  
之上喻尊高也畢云四累卽指上所言層累而上  
凡四等注非是典案畢說是也淮南子道應篇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許慎注此上凡四  
事皆累於世與畢說正合文列有貴故之也書文  
貴因篇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  
忍爲也典案有讀爲又曰子謂禮文義篇故對篇  
察今篇口惛之命不愉典案精諭篇口嚅不言以  
精相告惛與嚅同卷之四興  
以益所見知所不見典案益字衍意林引無當據

刪

先識覽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典案下曰字衍上文既云對曰此不當更有曰字隔斷文義說苑權謀篇無下曰字當據刪不游其至亦以與張告王不樂成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文弨云疑是負功典案說苑復恩篇作喜功當從之舊校與盧說皆非士蓋孰高也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舊校云慎一作順典案唐人寫經中慎字皆書爲順舊校所云蓋猶是唐人寫本

知度篇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高注道尙不知

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舊校云實一作寶畢云作寶正與淮南主術篇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寶爲是典案作寶者是也實字蓋形近之誤此文以道寶爲韻作實則義旣不可通又失其韻矣淮南子主術篇許慎注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寶也最得此文之誼

執一篇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典案說齊下當有王字淮南子道應篇作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是其明證當據增

審應覽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



典案舜聖二字互誤此承上文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而言今聖誤爲舜舜誤爲聖既與上文不叶又非其指矣

精諭篇知謂則不以言矣高注不欲白公以微言言典案正文言字當重列子說符篇文子微明篇淮南子道應篇並作不以言言是其證也注不欲白公以微言言則所見本固重言字

淫辭篇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畢校云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爲畏典案荀子楊注引論衡文具今本雷虛篇作罰不善善者胡爲畏此疑胡誤爲故後人又妄加不字耳

應言篇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高注臧亦魏

臣典案臧謂賤役非人名也下文公甚賤於公之主卽其意注云臧亦魏臣以爲人名失之

離俗覽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高注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典案注失戟得矛心不平與下文卻而去不自快注失戟得矛心不自安相複且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二語不得在失戟得矛心不平句下疑下文之注誤竄入此句下也

用民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高注倒殺典案倒當爲剄字之誤也論衡非韓篇作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是其證且倒無殺義若字本作倒則高氏無緣訓爲殺也

適威篇子陽極也好嚴典案子陽下極也二字疑涉下文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而衍下文高注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正釋子陽好嚴而不及極也之義至極於刑之故也始釋極也二字耳上文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爲戮極也與下文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相對爲文若好嚴上有極也二字不唯隔斷本句文義亦使上下文不相對矣

長利篇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典案理當爲治作理者疑唐人避諱改之也莊子天地篇新序節士篇並作堯治天下上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此不得獨作理也

行論篇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云情一作  
殆典案作情者是也情誠古通用情矣宋公之言  
也猶誠矣宋公之言也

期賢篇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典案光廣古  
通用光乎德光乎地卽廣乎德廣乎地也

愛類篇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高注言公取  
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典案不與讀爲否歟高  
注其不與邪增邪字釋之非

何爲不爲高注言何爲不用兵也典案何爲不爲  
言何爲不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也高注未得其  
誼

貴直論齊王不受狐援高注潛王不受狐援之言

典案此當以齊王不受句絕狐援屬下出而哭國  
三日爲句高氏失其讀故又於出而哭國三日夜  
出注云狐援哭也畢校云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  
狐援二字亦爲臆說

知化篇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  
貫也典案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義不可通貫疑  
當爲實字之壞也一實也猶言無異也古書多有  
不煩縷覩過理篇亡國之主一貫此或後  
人依彼改之而不知其不同也

壅塞篇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高注不可以直  
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畢校  
云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典案  
道當訓由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也高注以無道

連讀固非畢訓亦未審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畢讀道字絕句云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典案此當以凡說之行也爲句道字亦當訓由屬下讀與從對文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相對成義畢失其讀又增有字釋之非是

博志篇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畢校云師字當重典案畢校是也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莊子亦重師字皆其證也

分職篇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典案予衆上敏以字與下句句法不一律淮南子道應篇正作以予衆當據增

士容論其狀腴然不儇若失其一高注一謂道也

典案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淮南子

道應篇若滅若失若亡其一高彼注以若亡絕句其一屬下讀非是說

詳王氏淮南子雜志與此文若失其一誼皆相類蓋周秦之

恆言謂其狀髣髴無定耳高注一謂道也其失也

泥矣

上農篇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高注不敏也畢校

云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典案漢儒朴質於所不

知皆直言不敏淮南子天文篇注鍾律上下相生

誘不敏也與此注正同畢以為正文失之

任地篇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高注人肥則  
顏色潤澤典案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與下  
文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相對爲文誼亦相  
類肥謂糞田非言人身之肥瘠也高注望文生義  
其失也迂矣

正作以子受其後

士各論其後根若不嚴若失其一高注一謂者也

與家正注于徐無鬼篇若柳若夾若更若一准若手

與是篇若或若失若亡其一高注一謂者也

與是篇若或若失其一高注一謂者也

與是篇若或若失其一高注一謂者也

其夫也矣

騰明謂糞田非言人良之明糞也高注糞文主美

女人糞必必早對也照而上幾辟機高女能依財

與也對戰典案人明必必對戰對戰而戰則與不

也故意人明必必對戰對戰而戰則高也人明順

論衡斟補

余校理論衡既畢付之剞劂刻垂成矣續  
有所得不及補入者又若干條古人有言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精神所寄不忍捐棄  
收之札記謂之論衡斟補云爾

文典記

命祿篇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典案今本淮  
南子齊俗篇仁作仕形近之譌本書本性篇陰氣  
鄙陽氣仁漢書董仲舒傳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  
仁或鄙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並以仁鄙對言作仕則非其指矣當以本書引文  
爲是

三餘木記 卷一  
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吳承仕云官當作宦典案  
吳說是也韓非子五蠹篇其患御者積於私門患  
御卽宦御

氣壽篇嘶喝濕下者天典案濕爲墮段說文土邵  
墮下入也濕墮古通用

命義篇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朱宗萊云都  
意林作郡沈而爲湖作化成湖典案淮南子俶真  
篇作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與此文正同下  
文亦云歷陽之都意林引文非

無形篇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孫人  
和云形字當重上云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下  
云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並其證典案孫說是

也下文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亦以形年對  
文

非真正人也典案古書無以真正連文者此疑校  
者旁注真字而寫者誤入正文

率性篇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  
典案不能使不良爲良也能上不字衍下文正謂  
王良造父能使不良爲良若作不能則非其指矣  
吉驗篇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孫人  
和云藝文類聚九白孔六帖九引並作高麗與魏  
志東夷傳注作橐離同典案御覽七十三引亦作  
高麗

后稷之時履大人跡典案時當爲母字之誤也此



文蓋言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若作后稷之  
時則不知孰履大人跡矣御覽三百六十引正作  
后稷之母是其確證案書篇亦作后稷之母

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典案杖當子力矣義不  
可通御覽三百六十一引作以杖當得子之力矣  
於義爲長今本當下疑斂一得字

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孫人和云經當作  
徑太平御覽十五引此正作徑典案御覽十五引  
此文作母見其上氣如一疋絹可據增氣字經徑  
古亦通用

初稟篇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典案毛作宅仲  
任引今文作度漢書韋成玄傳注臣瓚曰古文宅

度同潛夫論班祿篇引宅亦作度

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典案陳喬  
樞云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尙書之篇名非以此爲  
微子之言也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下脫一  
父字魏源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字誤當  
作父師它若王氏尙書後案江氏尙書集注劉氏  
尙書集解並斥仲任此說爲謬誤段氏玉裁云此  
今文尙書刻字作孩其說如此但古文尙書此語  
出父師口仲任系諸微子疑今文尙書多微子若  
曰四字孫氏星衍云充時猶見古尙書章句當本  
歐陽夏侯之義愚以爲仲任今文經師本書所引  
尙書說多本之夏侯歐陽舊義至可寶貴下文云

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則此文微子  
二字不誤亦非尙書篇名明矣孫說得其誼餘並  
臆說不可從也

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典案或  
仁或義上疑斂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十一  
字動作趨翔下疑斂或重或輕四字下文可證

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典案  
稷上當有后字此文以后稷孔子相對今斂后字  
文遂參差不齊意林御覽八百二十三引此文稷  
上並有后字是其證

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典案情性於陰陽義不可  
通情性下疑斂生字上文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

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情性下並有生字是其證矣

物勢篇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典案御覽九百十一引作猶魚生泉蟣虱生於人也兩之字並作生正與上句人生於天地之義相承疑當從之

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孫人和云十年當作十圍意林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作圍典案孫說是也御覽八百九十引亦正作圍圍與下文之勿相對成義

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典案此仲任設論之辭非所謂儒者傳書語也傳當爲或字之誤耳

自是勛力勇怯相勝服也典案勇可以相勝服而  
怯不可以相勝服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此文怯作  
壯於義爲長疑當從之

奇怪篇夫蕙苴草也燕卵鳥也典案燕卵不得言  
鳥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此文無卵字疑當從之  
書虛篇鳥自食苹孫詒讓云苹元本作草是典案  
御覽八百九十引此文字正作苹是宋人所見本  
固作苹孫說未審

變虛篇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典案守疑當爲在  
呂氏春秋制樂篇淮南子道應篇新序雜事篇並  
作在心下文亦云熒惑在心何也此不得獨作守

心

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典案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九字疑衍或後人注語誤入正文耳無此九字則文明義達有之反隔斷文義御覽九百四十七引無此九字尤其明證矣

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典案臣非能動地乃太卜對公所言公下當有曰字晏子春秋外篇淮南子道應篇並作太卜走見公曰當據增曰字異虛篇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典案下死歸也三字衍淮南子精神篇御覽九百四十六引此文並不重死歸也三字是其明證矣



感虛篇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典案變而生  
不詞變上當有應字御覽八百三十七引作應變  
而生非也句從天而下應變而生文正相對誼亦  
相承今斂應字文義遂難通矣

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典案雲下雨字  
疑衍此言雲出丘山及其降散乃爲雨耳若作雲  
雨則於詞爲複矣御覽二十七引作夫雲出於丘  
山八百三十七引作夫雲出於山雲下並無雨字  
是其證

中國見之謂之雨穀孫人和云謂之雨穀當作謂  
天雨穀之天二字草書形近又涉上下文諸之字  
而誤類聚八十五引作天不誤典案御覽八百三

十七引作謂之天雨穀

張本御覽無之字

此文啟天字之

字不誤

雷虛篇陰陽分事則相校軫孫詒讓云分事疑當作分爭典案孫說是也下文溫寒分爭激氣雷鳴與此文誼正相類御覽二十二引此文正作陰陽分爭尤其確證矣

罰不善善者胡爲畏典案上下文皆言罪此不得獨言罰罰當爲罪字之誤也荀子解蔽篇楊倞注引此文作罪不善者善者胡爲畏呂氏春秋淫辭篇作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文雖小異罰字並作罪是其證也

量知篇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

也孫人和云據上下文校之不當有之學二字蓋  
誤衍也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之學二字典案孫說是也  
御覽八百十五引亦無之學二字秘府略殘卷八  
百六十四引初學記同

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孫人和云北堂書鈔  
八十三引不學作無學是也典案孫說是也御覽  
六百七八百三十六引不並作無又案之市下當  
有決貨二字御覽兩引此文並作之市決貨是其  
證矣

謝短篇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典  
案無字疑衍此文正謂不能知爲短若無不能知

則何短之有乎自然出矣卷廿二云四以不錄  
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典案名當爲各形  
近而誤也上文欲各別說其經請復別問儒生各  
以其經是其證

別通篇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孫詒讓云戶三百  
盡閉疑當作戶三盡自閉孫人和云六帖十引臥  
戶作臥處三百作三戶疑此文當作欲入所臥處  
戶三盡自閉典案御覽百八十四引作三戶盡閉  
今本三字誤置戶字下又衍百字耳

人之用作安能過之典案作當爲詐形近而誤也  
下文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卽承此而言若作  
用作則非其指矣御覽九百四十八引正作用詐

尤其明證矣

是應篇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典案堯舜高三尺不  
詞高上當有堂字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百七十  
六引並作堂高三尺是其明證矣

號其衆曰倉光孫人和云元本作倉兕是也類聚  
九十五引此文亦作蒼兕典案孫說是也御覽三  
百七十八百九十引此文光亦並作兕可證孫說

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孫人和云濟當作霽一  
當作暄類聚二御覽十一引濟正作霽一正作暄  
典案藝文類聚九十八引作若甘露霽而陰翳者  
文雖小異而濟一之爲誤字益明矣

自然篇何以天之自然也吳承仕云何以下疑脫

一字典案何以下當攷知字下文何以知天無口目也正與此文一例

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典案孔子列子說符篇淮南子泰族篇並作列子又案地上當有天字列子淮南子並作天地上文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皆其證韓非子喻老篇與列子淮南子亦正同

佚文篇今上卽令詔求亡失典案令當爲命作令者疑後人不解卽命二字之誼誤以命詔爲連文而妄改之也宣漢篇須頌篇並作今上卽命

孝明詔上爵頌孫人和云當作神爵頌此脫神字書鈔一百二引正有神字典案孫說是也御覽五



百八十八引亦正作神雀頌後漢書賈逵傳帝勅  
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皆其明證也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  
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  
得妄載孫人和云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七十二  
引此文富下並有賈字千萬作十萬聽下有日字  
之行二字作猶皆是也今本脫誤當據補正典案  
御覽八百二十九八百三十六引亦並同

死僞篇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  
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典案精神下當有  
脫文元本此下空一字

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典案此文

義不可通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下疑當更有成王之魂有所知七字

於是也而爲之張朝孫人和云也字當從國策

魏策

及呂氏春秋

開春論

改作出典案孫改是也下文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卽承此而言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

去歸葬孫人和云史記重尸字漢書作妻亡去歸葬尸下有妻字論衡定脫尸字典案史記酷吏列

傳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明屍自亡去非其妻竊之也御覽五百四

十九引此文作怨家欲取其屍屍亡歸孫謂尸字

當重此其確證矣風俗通怪神篇同

言毒篇火困而氣熱血毒盛孫人和云當作火困而氣熱氣熱而毒盛血卽而字之誤又脫去氣熱二字故文義不明典案孫說是也史記儒林傳正義引正作氣熱而毒盛

四諱篇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典案盛陽御覽二十二引作陽盛是也又案子以生不詞御覽引子以下有此月二字當據增

諱厲刀井上典案諱上當有世字上文世諱作豆醬惡聞雷正與此文一例御覽三百四十六引正作世諱厲刀井上尤其明證矣

實知篇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

馬知此馬而目眇孫人和云聽上脫能字田間有  
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語意不明當作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眇字卽涉下文諸眇字  
而衍馬下脫者字相去下脫數里二字又彼放馬  
知此馬而目眇語亦複贅當作彼放馬目眇知此  
馬三字並涉下文而衍而字疑在上文田間有放  
馬者之上錯入於此也類聚九十三引此文云廣  
漢楊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  
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  
馬目眇當據正典案孫說是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引文亦正同

自紀篇淮南呂氏之無累害典案仲任此文正謂

淮南呂覽亦不能無累害也今作淮南呂氏之無累害非其指矣御覽六百二引此文作淮南呂覽文不無累害當從之今本文譌爲之草書文之二字形近易譌淺人不達又刪不字耳

盧輯說苑逸文之疏謬

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縠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

磬自恣

御覽三百五十三引

典案此文明見今本說苑復恩篇盧氏文昭羣書拾補以爲逸文失之

蓬生泉中不扶自直也

後漢書徐穉傳注引

典案此文明見今本說苑說叢篇盧氏文昭  
羣書拾補以爲逸文亦失之疏謬荀子勸學  
篇曾子制言篇論衡率性篇程材篇亦並有  
此語



其言曰：夫文者，六經之末，此文作在商周之際，其言也，皆以經義爲主，其辭也，皆以經義爲本，其體也，皆以經義爲宗，其氣也，皆以經義爲主，其神也，皆以經義爲宗，其韻也，皆以經義爲主，其聲也，皆以經義爲宗，其色也，皆以經義爲主，其味也，皆以經義爲宗，其氣也，皆以經義爲主，其神也，皆以經義爲宗，其韻也，皆以經義爲主，其聲也，皆以經義爲宗，其色也，皆以經義爲主，其味也，皆以經義爲宗。

此語

其言曰：夫文者，六經之末，此文作在商周之際，其言也，皆以經義爲主，其辭也，皆以經義爲本，其體也，皆以經義爲宗，其氣也，皆以經義爲主，其神也，皆以經義爲宗，其韻也，皆以經義爲主，其聲也，皆以經義爲宗，其色也，皆以經義爲主，其味也，皆以經義爲宗。

淮南子逸文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  
五月天爲之下霜

孫志祖云後漢書劉瑜傳注引淮南子曰鄒  
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

哭五月天爲之下霜袁紹傳注同又見初學

記三文選求通親親表李善注所引略同今

淮南無此文文典謹案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書鈔引忠作誠避  
隋文帝父諱也

藝文類聚三太平御覽十

四二十三所引亦略同白帖二引作鄒衍事

燕惠王盡其忠貞左右譖之王奔衍衍仰天

而哭感降霜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作鄒

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  
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論衡感虛篇鄒  
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  
隕霜論衡所舉儒者傳書之言多與淮南子  
同則此文亦必本之淮南也書論百五十二  
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伍  
被毛周雷被晉昌號爲八公梁朝五同又見隋書  
洪頤煊云史記淮南列傳索隱引淮南要略  
云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  
正民陳由伍被毛周雷被晉昌號爲八公按要略  
漢書無此文唯高誘序見此八人陳由作田由毛  
周作毛技唐本序在要略後故索隱以爲要

略文文典謹案文選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  
山詩注引淮南子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  
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  
毛被晉昌爲八公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五引  
淮南子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  
人蘇非李難左吳陳田伍被雷被毛被晉昌  
號爲八公共此看書八公姓名與高誘序正  
同共此看書四字疑卽高誘序共講論道德  
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十三字之啟誤洪謂此  
爲高誘序而非淮南正文其說近確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藝文類聚  
八十八引

文典謹案莊子山木篇亦有此文墨子親士

篇甘井近竭招木近伐文子符言篇甘井必竭直木必伐文義皆與此略同

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白帖九引

俞正燮云今淮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顛禿又復不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爲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意爲織女橋致首禿爾文典謹案王觀

國學林四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  
織女與白帖引文正同王氏南渡後人所引  
疑亦採之類書非所見本尙有此文也

石破生啓

孫志祖云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中嶽  
見夏后啓母石顏師古曰禹治洪水通轅轅  
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  
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  
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洪興祖楚辭天  
問補注亦云今惟脩務訓有禹生於石之文  
豈此事出許慎注耶語涉怪誕不似鴻烈本



書山海經五傳云啓母化爲石而生啓見淮南子文典謹案北堂書鈔二十三引石破生啓云出淮南子太平御覽五十一引作禹娶塗山化爲石在嵩山下方生啓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又藝文類聚六太平御覽五十一引隨巢子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北堂書鈔一引啓生硯石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紐馬驢繹史十二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王氏念孫淮南子雜志云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卽許慎之注孫氏詒讓云

樓子立言心偏作夫  
車之上無仲尼覆  
舟之下無伯夷故說  
者同舟車也也女別  
庶貴生危則爭鄙  
之矣而引韓非子安  
危偏文非韓非子安  
也

脩務訓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

巢子文文典疑淮南王書舊有此文而今本

致之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御覽四百五十九引

文典謹案韓非子安危篇奔車之上無仲尼

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

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御覽引殷康明慎云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

山谷漫尉詩云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王

應麟云此韓非語也余襄公

余靖本名思古字道安建州人

謹箴用之御覽引此條上下皆韓非子文王

氏亦以爲韓非語而不及淮南疑御覽誤

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爲民  
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  
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卽降大雨

文選思玄  
賦注引

文典謹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  
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  
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  
命於是翦其髮齶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  
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御覽八十三引  
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慾不節耶使民疾  
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

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  
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  
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  
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  
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  
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文選注引文湯曰我本  
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當有放誤墨子兼愛  
下篇文略同

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猿緣木而矯王使左右射  
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眇猿乃  
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

文選張  
茂先勵

志詩  
注引

文典謹案今本淮南子說山篇楚王有白蜎  
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  
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文選幽通賦注  
御覽三百五十事類賦十三引皆與說山篇  
文略同勵志詩注所引必他篇之逸文非說  
山篇之異文也藝文類聚九十五引郭璞山  
海經圖讚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神  
有先中則所見本必有撫弓而眇之文

呂氏春秋

博志  
與此多異

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

文選傅長虞贈何劭  
王濟詩注七命注引

文典謹案覽冥篇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

泰山稽輔之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顧炎

武日知錄

卷二十引  
書用意

云淮南子

原道篇

舜釣於

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  
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略其文  
而用其意也不知爾雅釋丘注所引乃覽冥  
篇文非略原道篇文而用其意也引書用意  
古籍類狀顧說誠是惟舉例未安

富貴而不道適足以爲患出車入輦務以自供命  
之曰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腹  
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  
者富貴之所致

御覽四百  
七十二引

文典謹案呂氏春秋本生篇貴富而不知道



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  
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  
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  
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卽  
此文所本務以自供供當爲佚字之誤也草  
書失或作失形與共相似故佚誤爲供耳枚  
叔七發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  
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  
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卽約用此文

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

死

史記夏本  
正義引

文典謹案脩務篇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無與妹喜同舟浮江之文

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

文選東京

賦注引

文典謹案泰族篇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文選注所引或卽約舉泰族篇文而又略加改易與

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

藝文類聚八十九引

三餘木言 卷一  
文典謹案藝文類聚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是  
淮南王書本有成相篇而今逸之也漢書藝  
文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王應  
麟云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柱三寸  
著膽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著目下  
爲女子著頭上爲小兒著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  
齋無令人知也

太平御覽八  
百九十九引

文典謹案此條就其文義審之當是淮南萬  
畢術之文御覽誤引耳諸類書中往往以萬  
畢術爲淮南子此特其一例也

天雄雄雞志氣益注取天雄二枚納雄雞腹中搗

生食之令人勇

御覽九百九十引

文典謹案此疑是萬畢術文廣雅釋艸蕪奚

附子也一歲為薊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

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本書主術篇高

注作一歲為側子二歲為附子三歲為烏頭

四歲為天雄

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

御覽八百九十九引

澼水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御覽六十三引

文典謹案此疑是隆形篇維出覆舟注語

曲張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御覽三百四十七引

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

同上

朱鼈浮於水上必大雨

御覽十引

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初學記天部下御覽十一引

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

立以拭面靨即當滅矣御覽三十一引

文典謹案此亦當是萬畢術文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

而始規二旬成葉注規葉始開御覽九百五十四事類賦二十五

月中有桂樹御覽九百五十七引

東方之人長一丈御覽三百七十七引

扶桑在暘州日所拂東北方十日所出扶桑生暘

谷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御覽九百五十五引

文典謹案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

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

日居上枝郭璞傳云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  
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  
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  
次第迭出運照

太陰在上蚯蚓結爲陽侯

御覽九百四十七引

越雞不能伏鶴卵

御覽九百二十八引

堯舜之德輕於鴻毛

御覽八十八引